

# 九九重阳 对联撷趣

□ 缪士毅

农历九月初九,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——重阳节,又称重九节。在浩瀚的联海中,有不少嵌有“重阳”或“重九”两字的对联,在重阳节品赏“重阳(九)”联,别有一番情趣。

清代京城一观察天象的机关撰有这样一联:“夏至酉逢三伏热,重阳戌遇一冬晴。”联中“酉逢”指逢酉,如逢乙酉、丙酉等,“戌遇”指逢戌辰、戌寅等。此联源于民谚:“夏至有雷三伏热,重阳无雨一冬晴。”联语巧借谚语,妙嵌节令,读来自然贴切,无牵强之嫌。

清代对联大师纪晓岚曾为清高宗八十大寿撰一寿联,联云:“八十君王,处处十八公,道旁介

寿;九重天子,年年重九节,塞上称觞。”联中“十八公”,隐“松”字,为寿征;“介寿”,助寿;“九重”,指帝王的居所;“重九节”,又名“重阳节”,即清高宗寿日正逢重九节;“称觞”,举杯祝酒。联中巧用“八十”和“十八”、“九重”和“重九”互换,信手拈来,奇巧绝妙,妙趣横生。

相传,一年重阳节,明代大画家文征明路遇一书生,那书生吟一上联要求作对,联云:“上旬上,中旬中,朔日望日。”夏历每月的朔日、望日分别在上旬之初和中旬之中,且联语中有四处相重。文征明随口应对:“五月五,九月九,端阳重阳。”上下联自然天成,

不露斧凿之痕,堪称妙对,难怪那书生击掌赞叹不已。

据传从前一少年,才学过人,一年之内,在端午节前应童子试,九月重阳节后应乡试,两次应试都顺利通过。于是,有人撰联以示庆贺,联云:“端午以前,犹是夫人自称曰;重阳而后,居然君子不以言。”乍看此联难以理解,其实,上联的后半句出自《论语·季氏》“夫人自称曰童子”,并隐去了“童子”;下联的后半句出自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君子不以言举人”,并隐去了“举人”。这样,就明白此联的内容是:端午节前你还是童生,重阳节后,你便成了举人。联语贴切,独具匠心。

成语“溜须拍马”是由“溜须”与“拍马”两个典故演变而成的联合式成语。

“溜须”的典故源于北宋官场一则真实的讽刺事件。宋真宗时期,宰相寇准刚正不阿,而参知政事丁谓精于钻营。一次宫廷宴饮时,寇准不慎将羹汤沾在胡须上,丁谓见状,立刻离席跪地,用丝绸手帕细细擦拭寇准胡须上的羹汤,口中还不迭地赞叹寇准的胡须漂亮。

寇准不仅毫不领情,还冷冷地直言讽刺道:“你身为朝廷重臣,却为上司拂须,这成何体统?”

丁谓这一“拂须”的谄媚举动被后人称为“溜须”,成为阿谀奉承的代名词。

“拍马”一词来源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。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以马为“第二生命”,拥有一匹好马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而马的健壮与否直接象征着主人的能力。当牧民相遇时,总会伸手轻拍马的臀部,同时称赞“好马”。这是对马主人友好的寒暄。

这种基于实际观察的恭维本是社交礼仪,却在传入中原后逐渐异化。官场中人模仿此道,哪怕对方的马瘦弱不堪,也会违心地夸赞“好马”。久而久之,“拍马”便从真诚赞美沦为“睁眼说瞎话”的谄媚之举。

由于两个词在意义上高度契合,所以在清代的《官场现形记》等小说中已频繁出现“溜须拍马”的连用。这种四字格结构,既保留了两个典故的画面感,又通过重复强化了“刻意讨好”的贬义色彩。

『溜须』与『拍马』  
□ 马庆民

闲话



『鸡人』是皇宫的报时官

“鸡人”这个官名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皇宫里养鸡的人,觉得这是个卑微的职位。但实际上,鸡人是古代宫廷中负责报时的官员,他们的工作与公鸡打鸣密切相关。

在没有钟表的古代,人们依靠鸡鸣、日晷等方式来判断时间。鸡人就是专门饲养公鸡,并根据公鸡的打鸣来报时的官员。他们通常住在宫城的特定区域,每天凌晨,

当公鸡开始打鸣时,鸡人就要敲响更鼓,向宫中的人报告时间,以便大家安排一天的活动。据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,鸡人“掌共鸡牲,辨其物。大祭祀,夜嘯旦以嘯百官”。

除了报时,鸡人在一些祭祀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,负责提供祭祀用的鸡牲。虽然听起来像是和鸡打交道,但他们的工作关系到整个宫廷的作息,是不可或缺的“时间管理员”。

来源:中华书局三全本微信公众号

溯源

## “吃”字何时替代了“饭”

□ 刘绍义

“饭”字在古代就是“吃”的意思。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》注释中考察“饭”的本义时说,饭是动词,当吃讲,读上声“反”。后来派生出来的名词“饭”,读去声;字形也不同,右边是“夊(或卩)”。延续到今日,早已字形不分,统写为“饭”了。

“饭”字真正当名词讲,应该源于南北朝的《玉篇》。但那时的“饭”,意义比较窄,只表示主食。如李渔的《闲情偶寄·饮饌部》中说:“饭犹舟也,羹犹水也。”

随着“饭”的动词转名词,“吃”字应运而生。如杜甫《送李校书二十六韵》中就写道:“临岐意颇切,对酒不能吃”等。“吃”字的出现,不但增加了汉语言文字的基本元素,也增加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,很多词语也随“吃”字产生。诸如吃亏、吃苦;还有吃官司、吃白饭、吃独食;学习文件要吃透精神;人家避而不见叫“吃了闭门羹”等。

由以上可以看出,“吃”的范围扩大了很多,这是“饭”字望尘莫及的。

轶事

## 丰子恺的“外公纸”

□ 周惠斌

丰子恺早年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,获益良多,而且在性情、生活、艺术等方面也深受老师影响。李叔同幼年习字,总是整张纸地挥写,颇为浪费,母亲看到后,厉声批评:“你父亲在世时,莫说这样大的整张的纸不肯糟蹋,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随便丢掉。”李叔同从此养成了惜纸如命的习惯,后来,潜移默化中也影响到了丰子恺。

丰子恺在生活中一向朴素节俭,平时作画写字中废弃的宣纸,从不丢掉,总是把它们裁成一小

片,叠在一起,留着备用。这些边角料的小纸片看似没有价值,实际上用途很广:丰子恺每每创作书画,画桌上若有一点墨迹、水滴,他就取出一张小纸片将它擦拭干净;毛笔笔端水分过多时,往小纸片上一擦,水分便被吸去;更换调色盘中的颜料时,先用小纸片把剩余的颜料擦掉,然后再挤入新的颜料;画画时如果颜料水分太多,用小纸片吸一下,颜色便不再渗出。

这种裁剪下来的小纸片,在生活中也有很多用处。丰子恺

常将它们带在身边,不仅自己用来擦嘴,还给外孙、外孙女擦鼻涕,甚至用它抹桌子、擦碗筷、揩手,它比抹布更吸水、更干净,一次性使用,非常卫生,因此深得全家人的喜欢。而孩子们因为使用习惯了,认为这种纸是外公专有的,以致丰子恺带孩子们下馆子,有时他还未来得及把它们拿出来,就有孩子喊道:“外公,纸!”丰子恺听了,便笑嘻嘻地掏出小纸片……渐渐地,“外公,纸!”就变成了“外公纸”这一丰家所特有的名称。